

合肥老人自建 抗战文物陈列馆

星报讯(金际元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)家住合肥市西园街道的张兴华退休前是大学教授,自从2006年退休以来,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收集抗战文物上,并在家中自建抗战文物陈列馆。最近,他和新四军后人汪宁一起走进社区,以文物为载体,向居民讲述抗战历史。

张老自建的抗战文物陈列馆位于他家的地下室内,面积约20多平方米,陈列馆里整齐地摆放着日军用过的防毒面具、刺刀、头盔、军号等抗战文物。张老说,自己从2006年开始收藏抗战文物,为了寻找、搜集抗战文物,他先后走访了全国几十个抗战纪念馆和抗战战场遗址,“2013年8月15日,我在家中的地下室建起了抗战文物陈列馆。”据了解,从2006年至今,张老从国内外

收藏到了600余件抗战文物。

自从2006年起,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收集抗战文物上,他说,收藏这些抗战文物是为了让后人勿忘国耻,铭记历史,“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、金钱,但我觉得十分有意义,很值得。”如今,热心的他还经常走进社区、校园,以文物为载体,向居民讲述抗战历史。

和张老一样,汪宁阿姨也是一位抗战历史研究者,她的父亲汪登科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,抗战时期,曾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组织科科长,参加了界牌集、王城子、古城集等战斗。在汪宁家,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抗战文物,是她的父亲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望远镜,“小时候,父亲经常给我讲抗战历史,并教导我,历史不能忘却,要珍爱和平,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。”

军事模型爱好者 17年收集近2000个模型



星报讯(蔡勇 田田 云冈 记者 马冰璐 文/图)合肥市民张禾是一位军事模型爱好者,17年来,他先后收集了近2000个各类军事模型。最近热心的他带着10多件舰艇模型走进合肥市金荷社区,向孩子们讲解相关知识。

说起他的收藏史,得追溯到20多年前,那时候张禾是航空公司的一名员工,特别喜爱收藏航空模型。17年前他开始搜集舰艇模型。“我通过朋友,找到舰艇的外观图纸。然后自己找到船

模厂的老板,按照1:200的比例定做。”

为了保证舰艇模型的逼真性,很多零件和部位都必须手工制作。“最便宜的舰艇模型一个也要3000元。最贵的是一个航空母舰模型,花费了六七万元。”这些年,为了这些模型,张禾投入了许多金钱和精力,但他乐此不疲。

近年来,张禾又对中国古建筑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四处搜集模型,今年5月,他还举办了合肥市首次古建筑模型展,向市民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20多件具有代表意义的古建筑模型。

除了收藏军事模型和古建筑模型外,张禾还研究军事历史,并针对模型进行一些发明创造。他还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,编写了25套军事科普展览教材,以便在军事模型展览的时候,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军事知识。最近几年,热心的张禾还经常带着模型,走进校园、社区,为学生和居民义务讲解相关知识。

她是他的眼,七旬老夫妻相濡以沫

星报讯(周友奇 记者 沈娟娟)在合肥市周谷堆社区,一对七旬老夫妻的感情让附近的居民都很羡慕,陈绍义因为糖尿病后遗症基本失明,却仍然凭着一丝丝光感,继续自己的绘画爱好,老伴冯明婉一直鼓励,并自学了各项护理知识,一心一意照顾陈绍义的生活。

冯明婉今年71岁,几十年前跟随儿子到合肥来生活,陈绍义患有遗传性高血压、糖尿病,最开始不是特别严重,可就是十几年前,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的视力下降,“一只眼睛只有一点光感,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一行字母。”

在生病之前,陈绍义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,冯明婉怕他一直消沉下去,就鼓励他继续画画。

凭借着仅存的一点光感,陈绍义没有丢下画笔,尽管线条越来越

粗,有时候还需要拿着放大镜。

“他最喜欢的是山水画,而我要做的就是从旁鼓励他。”冯明婉说,为了照顾陈绍义的身体,她每天特别注意他的饮食,特地跑去跟当医生的弟弟学习注射,并且自学了很多护理知识,成了半个“护理专家”。在照顾他身体的同时,冯明婉还时刻关注陈绍义的心理,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励和陪伴让他摆脱阴霾。

在两个人的家中,最常看到的一幕就是,冯明婉拿着一份报纸,一字一句地给陈绍义念新闻、念副刊,当他的眼睛,“后来我的年龄也大了,最近给他买了听故事的机器人,只要他有需要,张口就有人陪他说话。”

在冯明婉的悉心照顾下,陈绍义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,现在每次去体检,他的指标都很正常,“这可得感谢她始终不离不弃的照顾。”

合肥50多位居民组起专业剧团

星报讯(杨艳红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)黄梅戏、庐剧,在合肥的很多地方都有不少票友,日前,共有50多位爱好者成立了一个剧团,每周定期排练,还会到各地区进行义演。据悉,这个剧团在合肥市蜀山区朝阳社区成立,未来还将发展到合肥其他县(市)、区。

今年75岁的单德金是黄梅戏和庐剧的忠实粉丝,从很小时候听到戏曲开始,就一发不可收拾。

“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艺术细胞的,但是家人特别反对。”单德金说,小学毕业他就考起了合肥艺校,中学毕业又考取了安徽艺术学院,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“不务正业”,“录取通知书被家人当着我的面撕掉了。”

然而,这并没有挡住单德金对戏曲的喜爱,他一边修鞋谋生,一边继续着自

己的梦想,一直唱了几十年,“退休后,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坚持自己的爱好了。”

日前,单德金被聘任为合肥市蜀山区稻阳艺术团黄梅分团副团长,团里都是和他一样爱好黄梅戏的居民,经常聚在一起排练、演出。此次成立的社区黄梅戏艺术团分团有成员二十多人,年纪最大的有近80岁。

“事实上,在合肥很多地方,都有黄梅戏和庐剧的票友,但却没有成立起专门的社团。”合肥市蜀山区稻阳庐剧艺术团团长唐定章告诉记者,今后会请专业老师来教这些爱好者们学习,还会去各地演出,包括去各地义演,“我们还会尝试重编黄梅戏和庐剧,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,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,传承戏曲文化,让戏曲表演艺术融入居民生活天地。”

儿子失联多年 归来已到花甲之年

星报讯(彭玉然 牛红磊 记者 祁琳)十几年等待儿子的消息,是一个80多岁的母亲这些年来生活的全部,整天以泪洗面,眼睛都已经看不清了。今年5月份,终于有了儿子的消息,60岁的儿子董良回到家中,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辖区居民周建春却有了新的烦恼,突然回来的儿子没有经济来源……

16年前,董良所在的工厂倒闭了,他没有了工作,于是向亲戚借钱。后来,董良通过一位在广州做生意的战友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开始几年,还往母亲周奶奶的账户上寄钱,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五六年时间,突然董良不往家中寄钱了,唯一的电话联系方式也联系不上,战友也联系不上他,董良仿佛失踪了一般。

就这样,全家人还通过广州的公安、媒体找寻了两三年时间,终于公安打来一个电话,说已经找到了董良,但董良不愿意与家人交流,只要求公安转达“你跟她讲,我很好”这样一句话。周奶奶不死心,仍然要与儿子联系,“有了一点消息,我总要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跟家里联系啊。”

之后,董良也打回一个电话,但仅仅是一个电话,儿子又“失踪”了,周奶奶整日以泪洗面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眼泪都

要哭干了,她腿脚不方便,眼睛也看不见,不能亲自去广州寻找,只能求助当地的警方,三天两头就要去找警察说说情况。

时间不断推移,老母亲的找寻一直没有停下,通过女儿的同事联系到,在广州有一次战友聚会,就想拜托战友们问问有没有人认识董良,还真巧,有位姓区的战友听说过董良,战友很上心,前往贵州多次,终于找到了董良,这才促成了母子重新相见。

事后,董良回忆,一开始在广州工作很好,赚钱也多,但后来老板战友违法了,公司没了,自己也被调查,工人也追着他要钱,自己压力很大,抑郁了,一下子记不清事情,所以才没和家里联系。再往后,他辗转多地,到东莞到贵州,直到遇见战友,才全部回想起来,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但高兴之余,这位80多岁的老人常常陷入沉思,儿子马上就要60岁了,这些年一直在外打零工,回到合肥,要找份工作,重新立足也是困难,另外“失踪”多年与家人之间隔阂已久,重新取得谅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“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。”周奶奶担心着儿子。

不过董良想的很开,“回到家里,能重新团聚,我很高兴,一切慢慢来吧。”

5位老党员组起工作室,帮群众传递心声

星报讯(杨莉 记者 沈娟娟)在合肥市常青街道金寨南路社区,附近的党员群众有困难事情时总喜欢到一个工作室里坐一坐,将自己的问题一吐而快,如果是很简单的问题,很快就会有来解决。原来,这是由5位老党员、老书记义务值班组起的“老书记工作室”,这也是我省首个老书记工作室。

伍先举今年66岁,是老书记工作室中的一名成员,也是社区协商会的成员之一。

“我1971年入党的,也是一名老党员了,曾经在企业和社区都工作过,附近的居民都认识我。”伍先举退休后,每天在家“赋闲”了,练练书法、带带孙子、学学保健按摩。

后来,金寨南路社区的领导找到伍

先举,希望能发挥他的威望和人脉,通过“老书记工作室”这种方式来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,伍先举一口就答应了。

“比如上次丝绸厂没有路灯,老年人上楼梯把脑袋都磕破了,有人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,我们立即就把问题反馈给社区,后来路灯装上了,我们心里也很高兴。”伍先举说,老书记工作室每天都有人值班,最主要的是发挥“纽带”和“桥梁”的作用,打造具有党建特色的工作室。

和伍先举一样,工作室里的5位老党员、老书记轮流值班,坚持党建协管、社建共管,充分发挥党务指导、干部帮带、政策宣传、民意征集、文明倡导、矛盾调解等职能,“作为一名老党员,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。”